



鄭漢文 台東縣金峰鄉新興國小 校長

教室語言的再思考

教室言語の再考

Rethinking of Classroom Speech

原住民學生的培育的話題，早已不再新鮮，之所以再被提起，只因我們不願教育的思維與施為，落入社會階級語言惡性循環的溝壑中。

「我對有些老師感到很生氣，他們在學生個案的輔導資料中，僅僅寫上『單親家庭』或『隔代教養』四個字。」

無可否認的，在原住民家庭中，單親及隔代的比例較高，這群家長對下一代的教養，所要付出的心力遠高於其它家庭。但我們必須確切的說，原住民、單親或隔代教養都不是原罪。在學生培育的過程中，以主流優勢的社會結構，將上述範疇高度的張揚，並做

為塘塞教育問題的藉口，才是社會再製的根源。

「如果老師沒有幫你申請獎助學金，如果沒有幫你申請各項補助，你能繳交學費，你能在這裡用午餐嗎？」

社會階級形成的貧困，成了一個可以操作的資源。其不只容易喚起人性悲憫的本質，同時也容易成為教師透過公共財的操作，轉化成己身的恩澤，並把學生的窮困，無限上綱到教學品質不良的最佳託辭。

Bourdieu在《學校論述Academic Discourse》指出：要提升教學的品質，就要注意教學內容不能獨立於社會條件之外，知識的傳達有著社會的依賴性。更確切的說，當教室語言

／教師託辭的符碼，附著於社會階級的偏見時，很快的就會把「學生不用功」、「學習成就低」歸罪於家庭，並把這些現象視為理所當然。

但是，如果我們都生而平等，那又為何要如何成為平等？從居處環境、家庭結構到社會階級，都是相對不利的條件下，原住民學生成為一個身處邊遠的「多重他者（a multiplicity of others）」。Herbert & McCannell 〈Talking back〉一文指出：理解酗酒、家庭暴力、自殺是全球原住民的共同現象，這不是巧合，也不是民族性所致，這些行為是結構性被殖民經驗的共同後果而已。這種刻骨銘心的經驗，持續的在教學場闖不斷的再製與繁殖，其主要來自殖民者引以自詡的期待性語言：

「希望你們長大以後，不要像你們的爸爸媽媽一樣，那麼愛喝酒。」

「希望你們長大以後，不要一直手心向上（乞討），而要手心向下（施捨）。」

「我最討厭老師說我們豬狗不如了，『連狗都會，你們……』」

權力講話者的期望用語，不只用來維持他與學生的距離，同時也逼得受話者抬不起頭來。畢竟，任何的羞辱，再也沒有比責罵父母親來得嚴厲，再也沒有以隱喻的方式更讓人難過。做為教育工作者，經常透過語言實踐的習性後果，不自覺的拿著道德的幌子，淪為階級支配的代理人，並創造更多難以跨越的階級障礙。因此，如何通過bell hooks（1992）所謂的「反抗的凝視（The Oppositional Gaze）」，做為觀看社會權力施展的場所，理解社會結構下的差異對待，那麼「教室語言」便是培育原住民學生所應關切的要務。

顏漢文